

第三十五章 山西救灾

高易到达山东青州府四个月前的一天早晨，充满寒冷的乌云爬满天空，笼罩着山西太原府往南通向平阳府的官道。肆无忌惮的北风毫无怜悯地抽刮着一脸凄凉的大地，几片不成形状的低飞雪花，沾到地面，遇上低温的空气，结成支离破碎的薄冰。透过薄冰，能看到下面龟裂的土地。官道两边，树皮剥光的槐树，弯着瘦弱的身躯，和枯萎的草丛一道有气无力地站在无数冻硬的荒废农田里。几只丑陋的乌鸦，停在槐树枝上，昂起脖子，一边朝天空发出忍受不了饥饿寒冷的哑哑叫声，一边目光犀利地向毫无生机的世界四下搜寻食物。这种时候，一头饿毙的牲口，或是一具饿毙的人尸，会给乌鸦们带来一顿称心的大餐。

已经历时两年，仍然看不到何时减轻的旱灾，使山西民间发生严重的饥荒。从最初的啃树皮充饥，到易子而食的惨况，出了太原府，随处可见。官道两侧的村庄，房屋都在，屋子里的农具，锅，瓢，缸也在，却不见人影。屋子的主人，是饿死了还是逃走了，不得而知。

槐树上的乌鸦突然拍拍翅膀，兴奋地飞起来。从远处官道上出现几个小小的黑点，黑点由北望南，由远而近，渐渐变大。这是难得见到的6个过路人，和一辆木轮手推车。其中两人骑着骡子，另外四人推着车子。他们急急忙忙地赶路，不时紧张地四处探望，推车的四人脑袋冒汗，头上和嘴里都喷着白气。

传教士李提马泰一身中式打扮，毡帽棉袍布靴，骑在其中一头骡子上。他到中国以后首位受他洗礼的基督教徒程先生，一个曾在长毛队伍里当过文书的中年读书人，骑着另一头骡子和他齐驾并驱。一辆手推板车，紧随他们身后，板车上堆着几个麻袋，里面装着

救济灾民的一串串铜钱。麻袋旁边放着人吃的干粮，以及牲口吃的饲料。推车的四个健壮精瘦的小伙子，脖子上套着李提马泰送给他们的洋毛巾，腰插短刀，显然他们既是运输苦力，也是旅途保镖。

李提马泰一行，离开太原府后，一路向南，前往灾情最严重的平阳府。他们白天赶路，晚上要么在灾民多的村庄里发放铜钱，要么就在没有主人的路边荒屋里过夜。对于这段旅程最初数天的经历，几十年后，李提马泰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么记载的：

“1878年1月28日，从山西中部出发，一路南行，以考查灾荒的严重程度。我骑着一匹骡子，带着一个跟随，跟随也骑着骡子。在离开太原时，我们无法直接前往南面的城门，因为街道上躺着一个人，快要饿死了，四周围了一群人。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经过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几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葬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有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具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有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具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具更仁慈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

随着离平阳府的距离越来越近，李提马泰他们在路上的遭遇变得越来越令人发怵。有时一整天不见人影，有时突然出现大队逃荒灾民。得到的消息要么是即将经过的前面某某村庄发生抢劫，要么是已经经过的后面某某村庄有人被杀。李提马泰不敢在路上发放铜钱，害怕引来杀身之祸，他必须赶到有辫子兵维护治安的村庄，才敢发钱救灾。在那些有

治安保障的村庄之间，是大片无人管理地带。李提马泰他们只能祈祷基督保佑平安，在这些无人管理地带不懈地赶路。他们的目的是救济灾民，但是他们最怕在无人管理地段看到灾民。谁能确定向你乞讨的那双手，不会抢走你车上的干粮铜钱，让你三天以后同样饿毙路旁？这种琢磨不定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增加他们的紧张情绪，却没有削弱他们赶往目的地的意愿。

长着方脸络腮胡子的程先生，除了他当过长毛，没有人知道他的籍贯或任何其他经历。离开太原前，程先生对平阳府的灾情作过一番打探。平阳府和附近的临汾，洪洞，闻喜等县，共有村庄145个，每个村子人口从63人到1267人不等，平均每户3.1人。其中一半的人口已经饿死或逃走，也就是估计还有四到五万人留在那里嗷嗷待食。种地运粮的牲口已经宰光，即使旱灾过去后，恢复生产会十分困难。除非有现金接济，还活着的那一半人口生存下去的前景一天比一天暗淡。

李提马泰根据程先生的打探，对救灾款项作了通盘估计。根据山西当时的粮价，每人每月需要花100铜板购买荞麦或山药蛋糊口。每人发放100铜板，合5个便士。4到5万人口需要20到25万便士，合每月900到1150英镑。他在烟台时，通过教会刊物，越过三大海洋，向英国社会呼吁救灾，报道山西因灾荒引起的极度贫困，为此浸礼会已经为他在英国募到30000英镑，这笔钱款足够让整个山西的灾民过一年，可是由于电讯落后，这笔钱一时不能汇到烟台。救灾如救火，他请高易律师在上海代收这些陆续到达中国的款子，满5000英镑后，换成银子，押来烟台。自己带上在山东当地募捐到的2000两银子，不等高易到达烟台，先行来到山西。目前，这2000两银子换成的铜板，还剩四分之一，躺在手推车上的麻袋里。

麻袋里铜板一天比一天减少，使四位推车的小伙子觉得负担一天比一天轻，也使他们越来越容易跟上传教士和程先生的骡子。这段官道有点变窄，两边出现起伏的丘陵。光秃秃的丘陵上除了冻成灰色的黄土，偶尔长着植物，像秃子头上倖存的剩发。几头乌鸦从

刚才较平坦的官道上飞来，哑哑叫着，掠过李提马泰他们的头顶。不知是盯上他们6个活人，还是在这片丘陵地区发现更有趣的目标。这个念头随着乌鸦的飞影，掠过6个人的心里，激起一种恐惧。和刚才平坦开阔的官道不同，视野在这里被环绕的丘陵挡住，看不到丘陵上面或丘陵后面的动静。乌鸦们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他们活人没看到的东西？

“快走！”程先生回头催促推车的小伙子苦力们，说完往李提马泰和自己的骡屁股上各抽一鞭。

两匹脾气好得出奇的骡子，鼻子喷着白气，奔跑起来。

这样跑出半里路，李提马泰和程先生与手推车拉开距离，首先到达坡度隆起的一段路面。从这里往四周看，视野比较开阔，既不见其他人影，也不见那几只乌鸦。看来刚才他们是神经过敏，自己吓唬自己。他们暂停前进，等苦力们推车追上来，然后一齐以慢跑的速度赶路。

终于到了一片高坡地段，往下看，一个似乎有人走动的村庄出现在三四里路程外的官道旁。

“那是韩家集，”程先生向李提马泰介绍。

传教士松了一口气。按照事先瞭解，韩家集是有治安保障的村庄。看到和骡子一般直喘白气的苦力们，他决定在原地休息片刻。程先生从车上扯下一条晚上取暖用的粗毛毯，铺在冻硬的黄土地上。传教士在毛毯上坐下，从怀里掏出烟台带来的袖珍晴雨表，测量这个地区的海拔和气压变化情况。这是他每次休息时要做的功课，把沿途的海拔，气候，气压记录下来，积少成多，编成太原府到平阳府的地图，寄给皇家地理协会，既给下一个来山西旅行的西方人作指南，也为改善山西的交通作铺垫。这次来山西救灾，李提马泰对交通落后造成运输困难，救灾粮食难以运入山西的现状深有痛感。要从根本上解决山西的贫困，必须兴修铁路，让山西和沿海富裕省份连接起来。

小伙子苦力们席地蹲下，从车上取出火镰烟袋，开始啪嗒啪嗒地抽旱烟，嘴里呼

出浅黄色烟雾。程先生坐在李提马泰身边，观看传教士一边摆弄晴雨表，一边在拍纸本上记录数据。

"牧师的地图快编完了吧？"程先生问。

"走到哪里，编到哪里，没有范围。"

"地图编好了，将来要盖铁路用？"

"是的。只有盖铁路，下次灾荒，山西才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盖铁路，谁出钱？"

"生意人，官府，谁都可以。"

"官府？凭曾大人的态度，不可能。"

李提马泰明白程先生的话是指他们刚到太原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接待他们的态度。显然，那位打长毛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巡抚很不欢迎传教士的出现。一个洋人跑到山西这个穷地方来，谁知道是来救灾？还是通过小恩小惠收揽人心，使百姓跟朝廷离心离德？他听到李提马泰带来的银子不多，心里的疑心更加加深。李提马泰清楚地记得在巡抚衙门摆着12把紫檀木太师椅的客厅里，自己诚心地询问巡抚大人如何发放烟台带来的2000两银子时，巡抚大人曾国荃摸着大胡子，狡黠的目光从两把太师椅间那只高达两尺的痰盂移到传教士眉间那道十字纹，煞有介事地说：

"太原城里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前些天他来为他负责的一所孤儿院申请粮食，你最好把你带来的2000两银子交给他处理。"

于是，李提马泰兴冲冲地找到那位天主教主教，说明自己的来意，却遭到对方婉拒。被搞糊涂的李提马泰将此事写信报告巡抚大人曾国荃，并且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却再也得不到下文。经过程先生的指点，才使李提马泰恍然大悟，这是曾国荃故弄玄虚，让他李提马泰浪费时间，一事无成，最后只能知趣地离开山西。看清这个局面，李提马泰礼貌地又写一封信告诉曾大人，自己将去灾情最严重的山西南部平阳府，考察那里的灾情，为发

放即将运来的几十万两银子作准备。

对李提马泰摆弄的晴雨表早已看腻，不再感兴趣的小伙子们，有的继续装烟抽烟，有的干脆双手插入棉袄袖筒，闭上眼睛休息。他们是程先生从太原雇来的苦力，每天工钱20铜板，他们巴望李提马泰在山西乡下转悠一年，这样他们明年回家娶妻盖房的钱就都有了着落。

李提马泰看到苦力们的疲累，愿意让他们延长休息时间。就在大家心情放松，不再记挂刚才几只乌鸦的去向时，一个粗暴的声音像打雷般突然响起：

"统统站起来！不要跑！”

一个五短身材，窄额头，宽下巴，满脸凶狠的矮汉，好像从土地里蹦出来。他身穿描有“勇”字的士兵上褂，带领十几个衣襟上打满各色各样补丁的年青人，手拿刀枪斧头，围了上来。

6个行人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看着这群半兵半匪的庄稼人，暗暗后悔，刚才没有提前结束休息，赶去坡下的韩家集。

看到李提马泰西洋人的五官，矮汉脸上的神色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你是太原府来的鬼子大人？”

要不是处境危险，李提马泰对这种称呼几乎要笑出来。

"我们是跟这位李牧师从太原来救灾的，”程先生用矮汉一模一样的湖南口音说。

“请军爷保护。”

"鬼子大人也姓李？”

"是的，请叫我李牧师。”

"车上是什么？”

"救灾的一些铜板。”

矮汉伸手掏摸车上的麻袋，抽出几串铜钱，上下抖动，发出脆亮的金属碰击声，引

起其他青年庄稼人的欢笑，然后出乎李提马泰他们的意外，又把铜钱放回麻袋。

"跟我们走。"

"去哪里?"程先生壮胆问。

"韩家集。"

说完，矮汉挥挥手，带领拿着冷兵器的青年前护后拥，又像押，又像护，赶马一样裹着李提马泰一行，连骡带车，走下坡去。路上，李提马泰感觉到矮汉并无多大恶意，便和矮汉攀谈起来，知道韩家集原有人口1300，现在还剩900多人，村上驻扎30名（号称100名）辫子军维持治安，矮汉是伍长。10天前，逃荒的人传来消息，有个洋人从太原府来，一路散发银子救灾。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韩家集的村长兼族长跟带兵的焦把总商定，每天派矮汉伍长带领村里走得动的壮丁到官道上截洋人，务必不要放走洋财神。看到手推车的麻袋里只有铜板，矮汉有点失望。

"银子都分光了吗?"矮汉问传教士。

"不，银子在太原府都换成铜板了。这次带的不多，下次我还会再来，亲手分给韩家集每一个人。"

"不行，鬼子大人，你不能去分。"

"为什么?"传教士警惕地问。

"你不要命吗?"

矮汉告诉传教士，村里的人都饿慌了，全靠焦把总的30名辫子兵杀人立威，维持治安，至今没有发生大规模抢劫。但是洋财神到来的消息会让全村人倾巢出村等待，使焦把总非常担心，到时候无法控制秩序。光是驮洋大人的两匹骡子就足以燃起村民的饥火，更不要说车上整麻袋的铜钱。因此，散发铜钱必须偷偷摸摸的进行，不然连鬼子大人的命都保不住。

"怎么个偷偷摸摸?"李提马泰对矮汉用的形容词很感兴趣。

"焦把总说，先放出风去，鬼子大人病倒在洪洞县，不来韩家集了。然后，等人群散去，村长召集各家最年长的家长晚上去祠堂开会，祠堂门口由我们当兵的守住，在祠堂里按人头发钱。"

"这样也好，李牧师可以在祠堂里发钱。"程先生插话。

"不，鬼子大人不能露面。一露面，就不得脱身。"

"既然如此，军爷现在为什么带我们进村？"

"不进村。去庙里躲起来。"

矮汉所说的是山西各地无所不在的村外关帝庙。

显然，偷偷摸摸中矮汉早已派人去村里报告截住洋财神的喜讯。李提马泰一行来到外表看上去行将倒塌的关帝庙时，韩家集的村长和军事长官焦把总都已等在庙外恭候。村长除了长着一对眼瞳与眼白分不清的鸡屎眼，最瞩目的是他棉袄上一块大补丁，细针密缝，像背着移动的箭靶。焦把总比他的矮汉部下高出一个脑袋，满脸胡须遮去半个脸，正九品官帽下一双鲫鱼眼，朝程先生看了很久。

矮汉跟焦把总和村长耳语一番。

"牧师大人，"村长用温柔得像抹过棉花糖一样的声音说，"刚才这位军爷已经说了，村里不安全。请牧师大人留在这里休息。车里的铜板，我们代你去村里发放，你一千个放心。"说完，村长示意矮汉把车推走。

"不行，贵村每人一串100铜板，余下的请留在车上。"程先生出手挡住矮汉。"洪洞县里我们还有四处村庄要发放。"

村长和焦把总对程先生的干涉显然很意外和恼火。在他们眼里，程先生充其量是一个懂些洋文的奴才。主子洋大人没有吭声，凭什么奴才要指手划脚？

"他说得不错，每个村都一样，每人一串100铜板。"李提马泰看到一场冲突就要发生，连忙出面支持程先生的立场，"谢谢各位忠告，我可以不进村，这位程先生必须跟你

们进村，因为领钱的收据要交给巡抚曾国荃大人。”

曾大人的招牌挡下了村长和把总想一手包办发钱的计划。又经过一番争执，总算达成妥协，村长一共拿走1100串铜钱，其中120串犒劳驻军，程先生可以进村，列席晚上在祠堂发钱。李提马泰和推车的苦力，由村长的堂叔相陪，留在关帝庙过夜。

关帝庙里正厅的墙上，三面掉光灰泥，露出青砖或破洞。李提马泰一行被安置在庙里破败得最轻的一角。从他铺下毛毯的地方往神像看，几条鳞爪差不多磨尽的泥塑巨龙盘绕莲花神坛，坛上坐着金漆掉得斑斑驳驳的关老爷，他的千年以来传为美谈的长须，像旱季的瀑布挂在露出泥巴的嘴唇上。李提马泰为了了解中国的宗教文化，曾经拜访过上百处如来庙，观音寺，神明道观。山西的关帝庙是他见过保养最差的庙宇。

村长的堂叔用架在泥地上的火盆烧水。水开后，他从放祭品的桌子上取下装茶叶的陶土茶壶，灌入水，又从祭桌上取下两只缺口的茶碗，用打补丁的袖口擦去茶碗表面的灰尘。他慢条斯理地从茶壶倒茶水入碗，把其中一碗递给传教士，另一碗递给四个苦力，让他们轮流就碗喝茶。

李提马泰小口慢饮，茶水很烫，他必须不时更换端茶碗的手，以免烫伤。当苦涩的中国茶水流入胃时，他觉得自己和这座破庙已经合为一体。

时值黄昏，没有阳光的天色，很快暗下。破庙的墙上拉起火盆照出的长长人影，和关老爷的神像混在一起。饮茶后，李提马泰邀请那位堂叔共进晚餐。晚餐的内容是从推车上带来的荞麦饼。这些饼是传教士一路上从少数开张的粮店买下荞麦面，请当地人揉成大饼后蒸熟的干粮。通常，吃荞麦饼需要配吃酸菜或酸菜汤。不过，在这饥荒的年月，用茶水代替酸菜汤，送荞麦饼下肚，照样可口。堂叔和苦力们把荞麦饼放在火盆上烤得表皮发黄生焦，透出新鲜面包出炉的香味，然后把饼一卷，足有拳头那么粗，小手臂那么长，放入嘴里，上一口，下一口，不一会儿，整张饼就不见了。然后又以同样的势头吞咽下一张饼，直到满头大汗，响亮地打出饱嗝。最后，像进餐后水果一样，堂叔和苦力们轮流喝下

一碗茶水，个个满脸知足，围绕火盆，躺下休息。

惦记着程先生的处境，李提马泰却毫无睡意。寒冷的夜风从墙上的破洞灌进来，他去推车取来第二条毯子和几根洋蜡烛，从神坛下找到一把废弃的插关老爷令旗的架子，挂上第二条毯子，搭成临时屏风，才使点燃的洋蜡烛不被吹灭。在蜡烛光下，他先写完日记，然后开始誊写当天用晴雨表记录下来的数据，作为注脚，把它们编入在山西修铁路的大纲。他不是工程师，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就像在他日记里写的，他相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在自然界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尊守上帝给予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物。铁路的诞生，是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的一个表现。把铁路架到山西，是一条利用蕴涵在大自然中的上帝力量去为山西百姓谋福利的道路，使山西百姓对上帝的奇迹发生敬畏。

夜风刮得更猛，不时掀起令旗架子上的毛毯，洋蜡烛上的火苗在吹弯腰和直起腰两个动作之间交替表演，引起墙上人影憧憧。传教士注意到那位堂叔没有睡着，却在苦力们此起彼伏的鼾睡声中偷偷窥视自己。这没有什么奇怪，自己是太原府到平阳府这一带华人老百姓今生今世首次看到的高鼻子洋人。猜疑，防范的心理，挡不住他们接触和接受国外讯息的势头。

李提马泰写完修铁路的当天注脚，正要熄烛休息，却依稀地听到远处传来隐约的人声喧哗。这是韩家集祠堂在开会吗？他戴上毡帽走出关帝庙。喧哗声果真是从二里外的韩家集传来。看来村长和把总并无食言，发钱的事情正在按照约定的那样进行。此刻此地，最好的方式是静观其果。他没有在寒冷彻骨的庙外久留，回到庙内，碰到堂叔站在门内等他。

“牧师大人需要什么？”堂叔问。

“睡吧。”

李提马泰入睡前看看怀表，已经将近午夜12点。

白天赶路的辛苦，以及和矮汉，村长，把总打交道的折腾，使李提马泰身困体乏，睡得很香。

第二天早晨，程先生没有回来。昨晚祠堂开会，钱发了一半，今晚还要开会发钱，所以程先生需要留在村里。这是堂叔给李提马泰的答复。中午时分，关帝庙前出现8名辫子兵站岗。

“这是为什么？”李提马泰问堂叔。

“牧师大人在这里的消息走漏了。焦把总为了大人安全，派兵保护。请大人和手下不要出庙。”

“我要见程先生。”

“今天不行。”

就像昨天在路上看到乌鸦突然起飞，一股莫名的恐惧向李提马泰袭来。真是保护？还是软禁？为什么不让自己和程先生见面？村长和把总想把余下的铜板统统扣下吗？

李提马泰忐忑不安地在关帝庙里度过一天。他把工钱结算给苦力，免得到时候连这点钱都要被村长他们扣下。晚上，他竖耳细听，除了寒风呼啸，再也没有传来韩家集的人声喧哗。他在为程先生的安全祈祷时，责怪自己昨天固执，没有答应村长和把总拿走全部铜板。

第三天早晨，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把李提马泰惊醒。焦把总带着一个品级更高的大清武官，以及20名士兵，气势汹汹走进关帝庙。

“快收拾行李！”焦把总吼道。

“去哪里？”李提马泰镇定地问，手心却在冒汗。

“洪洞县。”

“为什么？”

“有人告你私通乱党。这位是洪洞县千总大人，特地来押你去对案。”

“什么证据？”

“证据就在门外。走！”

李提马泰被带到庙外，看到程先生五花大绑，被一队比矮汉伍长军服要整齐得多的军人围押。程先生没戴帽子，脸肿得像口缸，露出刚受过刑的伤痕。

李提马泰大声抗议军人们的行为，又一次拿出曾大人的招牌来谴责军人虐待救灾人员。

“洋鬼子，不要唬人。我们知道，你是自己跑来的，不是曾大人派你来的！这个程某人从前是长毛，你跟他同行，还想狡赖？念你是洋人，我们不绑你，跟我们去洪洞县讲清楚。走！”千总大人傲慢地说。

就这样，李提马泰骑上骡子，程先生步行，被傲慢的千总和他军服光鲜的士兵，押离关帝庙。出发前，经过恳求，总算答应放苦力们回家。手推车则一齐押往洪洞县。

跟两天前比，天色更加阴暗。不幸的传教士和他的跟随被士兵押着，沿两天前走过的官道，重新往北走。一路上，李提马泰几次三番尝试同千总攀谈，只能探出事情的起因是程先生和焦把总都是湖南同乡，焦把总在家乡追缉过当长毛的程先生。至于这件事情怎么了结，千总守口如瓶。在路上，发生过一次打破敌对气氛的事情。一位推车的士兵发现牧师放在车上的精装版圣经，他从来没有见过装订得这么金光闪耀的洋书，觉得一定十分值钱，讨好地递给千总。千总翻开一看，都是蝌蚪般的洋字，非常好奇，问牧师：“洋鬼子，这书里讲些什么？”

“书里讲，不要叫人家鬼子。”

千总哈哈大笑，把圣经扔回推车。

不出半天，他们进入洪洞县的城门。城门内墙上醒目地贴着曾国荃大人晓喻全省百姓对灾荒期间作奸犯科者格杀勿论的厉害告示，城楼的旗杆上挂着一串木盒子，里头装着黑呼呼毛茸茸的东西，走近才看清是砍下的颗颗人头。不久，他们一行到达目的地：监狱。

洪洞县监狱的院子里有一口内圆外六角形的井，井壁高半尺，靠近井口的地面又湿又滑，李提马泰觉得晚上路过这里，稍不留神，会掉下井去。井的三面是狭窄的过道，其中左面和正面是装铁栏的牢房，几十个囚犯双手攀住铁栏，好奇地盯看传教士一行进入狱院。就在这个地方，不顾传教士抗议，千总命令把程先生押入正面的牢房，传教士押入右边没装铁栏的厢房。

厢房分成两间。一间里，两个穿褐色衫裤的中年女人和两个穿绸棉袍的老汉坐在炕上打麻将，牌声哗啦哗啦很响，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洋人进屋。后来，李提马泰知道这些人是典狱长的家眷，住在这里吃喝从犯人头上刮来的口粮。李提马泰抱着推车上取下的行李走进另一间。借着面向院子的木窗透入的光线，看清这间屋里铺陈旧被絮的土炕，盖满灰尘的桌椅，以及在墙角如厕的马桶。空气里弥漫旧式箱底的味道。

当天下午，洪洞县知县郝老爷在县衙提问李提马泰。郝老爷白净脸皮，文质彬彬，目光却充满傲慢和敌意，他问李提马泰从哪里来。

"山东青州府。"

"我问你从哪个国家来？"

"英国。"

"英国？！就是那个1840年反叛大清的國家！"

"英国没有反叛，英国不属于中国。"

"英国向乾隆爷进过贡，从那天起，英国就是大清的属国。"

"你搞错了，那是英国马嘎尼爵士代表英国国王向乾隆皇帝赠送礼物，表示友谊。"

"大清物产丰富，怎么希罕英国的礼物？"

"我们出来放钱，就是想让山西百姓有钱购买邻省的丰富物产。"

"你的那个长毛跟随，就是想趁山西老百姓没有饭吃，到这里来煽动造反的吗？"

"我很遗憾这种没有证据的指控。我们来救灾，禀告过曾国荃大人。"

“既然如此，收到曾大人的命令之前，委屈你在洪洞县住几天。”

李提马泰又被押回到那间没装铁栏杆的厢房。他左思右想，猜不透到底是郗知县在灾荒年间对叛乱行为神经过敏，还是郗知县仇视洋人救灾，还是程先生以前跟那些湖南籍的军官有私人过节，导致自己被软禁在洪洞县？

第二天早晨，典狱长家眷送来山药粥，李提马泰刚要道谢，却听到一阵撕裂人心的喊叫从院里传来。李提马泰连忙凑近上锁的木窗往外看。一个上身赤裸的青年犯人，一面反抗4个狱吏凶煞地捆绑，一面高声喊冤，说他是在逃荒路上捡到而不是偷盗五枚铜板。不管他怎么声泪俱下的哀告，他还是被狱吏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堵上脏布，背后插下一杆大书“杀”字的虎头令箭，拖出院子。李提马泰看得浑身毛骨簌然，转过身，却刚好遇上那个家眷盯看传教士放在粥碗旁的金表的贪婪目光。

从那天以后，每隔5天，就有一个犯人同样悲惨地押去刑场。每次听到那种撕裂人心的喊声，李提马泰第一个反应就是会不会轮到程先生。

无论如何必须同外界联络，成了李提马泰朝思暮想的课题。他从赠送洋毛巾开始，经过多次试探，确定典狱长为了钱财愿意替他传递书信，只要传教士保证不出卖他。于是，李提马泰用那只金表作定金，悄悄地向青州府传教基地送出求援的信。

冬季的棉袄换成春季的夹袄，夹袄换成夏季的长衫。李提马泰伏在那张缺角的桌上苦苦思索继续写求援信的措辞。一天，听到厢房的门响起一阵开锁的声音。下一刻，他看见高易律师露出雪白牙齿的笑脸探进门来，后面跟着总文案容嘉树。